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編號 D8621700

卷八

第八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管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浪說曾分鮑叔金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向太速、寂滅本來空、管其時
辰、壽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
見本來面目、

唱微當時菩薩查

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
併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搏來、還吾、今歸仙
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
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孽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劝人歸善道

筭來修德積明功 第七卷終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宋人小說題
作碾玉現音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
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
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
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
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
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警世通言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荆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不得春風花不開

春日春風有時惡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上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
是黃鶯啼得春歸去
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
是杜鵑啼得春歸去
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
是燕子啣將春色去
有

蝶戀花詞為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窓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
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
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
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雨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惜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聽得橋下裱補舖裏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牕。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告諾來尋這箇人，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瓊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轉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子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子。

過對門，裱糊舖裏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子便去請到來，兩箇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論？」虞候道：「無甚事。」問則箇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娟為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刺繡羣芳樣，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褙肚，府中正要尋一箇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子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箇道好
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
做得一副勸盃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
箇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
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
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
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
是不好只好碾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
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碾成了這箇玉觀音郡
王即時寫表進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
來入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
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窓看時見
亂烘烘道并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
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管萬座糝盆
敵不佳六丁神推倒室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
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
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驃子
又不覺蕩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長按成字ヲ
吃字ノ下ハハ瓦
成不得ト見レ交
美ハスハ此カ
コチツケ

良按三滴只年季幼
百有餘故少年明之滿襟
云云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
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箇人、崔待詔既
不見入、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先照得如同白日
去那左廊下、一箇婦女、擡着擔子、從府堂裏出來、自
言自語、與崔寧打箇胸膈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
倒退兩步、低身唱箇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
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
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箇單身却也
痴心、秀秀見恁地箇後生却也指點、當日有這遺漏
秀秀手中提着一帽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
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
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
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
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申歇、脚却
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
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
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盃、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良按花野茶

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箇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寒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イッスチンクマダ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
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
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
箇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
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
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
候府幹打扮人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
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
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
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
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
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着了一看崔寧却不
見這漢面貌這箇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
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
柴酒白玉盤中簇豔梅休煩惱且開懷平生贏得
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箇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謹呼囉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玉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箇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箇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位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箇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叅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箇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箇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耐這兩箇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箇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下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箇來解到應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

陞聽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喏即將這兩箇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上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上地響當時說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亂得人郡王聽說道耐這兩箇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
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
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
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
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
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箇剛
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
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遺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關門、到鷺頂頭見一頂轎兒、兩箇人擡着、從
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恁地

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
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
轎子、一箇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
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恁地、好
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
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
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
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箇學舌的、就有一場
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
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恁地、况且崔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箇碾玉作舖。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箇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箇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上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箇奢遮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箇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却空是了。這遭兩箇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箇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箇觀音身上當時有一箇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箇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箇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

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箇屋兒開箇碾玉舖，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關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待詔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舖，却見櫃身裏一箇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見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子去。」郡王道：「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著，真箇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番，擡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取一刃，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取一刃。郭立同兩箇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岐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箇。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タビ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轎番，便擡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箇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箇有鬼。郡王道：却不回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刃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箇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箇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听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間，丈人丈母兩箇面上厮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上時，兩箇老的听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箇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上饒我性命。」秀上道：「我因為你喫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狀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脉盡總比自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箇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開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寄寄窮愁不似似家來

難容敵敵不醫坐看蠹

瘴瘴軍禁不封關蓋下

知安王封不叮懸火到

精論野政

蟬寧也越越去味父母四箇一與鼠湖民去心人

兩暗相盡斷山自武

一命已歸黃泉可

只具

双平州封寄率如野一或四州國世機舍洛來香甜

音許軒收今嗜味世舞良恩容良不醫心道羅時良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

吟詩斗酒有連篇

蟠胸錦繡欺時彥

落筆風雲邁古賢

書草和番威遠塞

詞歌傾國媚新弦

莫言才子風流盡

明月長懸米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

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高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

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

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